古诗词里品立冬

聂枘

“秋尽江南草未凋”的余韵还在心头萦绕，一阵寒风掠过，便惊觉“未品秋浓已立冬”。立冬，这道划分秋冬的节气，不仅藏在天地万物的更迭里，更浸润在历代文人墨客的笔端。他们以诗为媒，将立冬的霜雪、寒炉、情思一一镌刻，让我们得以在千年后的今天，循着诗句，细细品味立冬的万千风情。

白居易的《岁晚》写道：“霜降水返壑，风落木归山。冉冉岁将宴，物皆复本源。”霜降过后，流水退回沟壑，落叶归于山林，万物都在这岁末时节回归本源，而立冬，正是这“复本源”的关键节点。诗中的立冬，没有浓烈的情绪，只有对自然规律的平静观照，仿佛能看见诗人立于窗前，看着窗外萧瑟的景致，轻叹时光流转，岁月更迭。这淡淡的感慨，恰如立冬的风，清冽却不刺骨，让人在体味季节变换的同时，多了几分对生命本真的思考。

若说白居易的立冬是淡然的，那刘长卿的立冬便多了几分孤寂。他在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中写下：“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”虽未直接提及“立冬”，但“天寒”“风雪”的意象，正是立冬时节的典型写照。暮色沉沉，苍山遥远，简陋的白屋在寒风中更显清贫，柴门外传来几声犬吠，打破了冬日的寂静，原来是有人冒着风雪归来。这首诗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用朴素的笔触勾勒出一幅立冬风雪夜归图，那风雪中的一点暖意，藏在“夜归人”的身影里，让孤寂的冬日多了几分人间烟火气，读来让人心里泛起淡淡的温暖。

到了宋代，文人笔下的立冬更添了几分雅致与情思。苏轼在《冬景》中写道：“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立冬时节，荷花早已凋谢，荷叶也没了往日的挺拔，唯有菊花虽残，却仍顶着寒霜挺立枝头。在苏轼眼中，这看似萧瑟的立冬，却是“一年好景”，尽显冬日的生机与韵味。这首诗没有悲秋伤冬的愁绪，反而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好事物的珍视，让人在品读中明白，立冬并非只有凋零，更有独属于它的鲜活与精彩。

而陆游的立冬，总带着几分家国情怀与生活气息。他在《立冬夜读书》中写道：“老病忘时节，空斋晓尚眠。儿童唤翁起，今日是冬元。”年老多病，早已忘记了时节的更迭，直到清晨被孩子唤醒，才知道今日已是立冬。诗中的场景朴实无华，却满是生活的温情，孩子的呼唤打破了空斋的寂静，也让诗人从慵懒的睡意中醒来，开始迎接立冬的到来。

陆游的另一首《立冬日作》则写道：“室小才容膝，墙低仅及肩。方过授衣月，又遇始裘天。”房间狭小，墙壁低矮，刚过了授衣的月份，又到了穿裘衣的时节，简单的几句诗，便勾勒出立冬时节的生活场景与气候特点，字里行间满是对生活的真切感悟。

元代文人笔下的立冬，多了几分闲适与淡然。仇远在《立冬即事》中写道：“细雨生寒未有霜，庭前木叶半青黄。小春此去无多日，何处梅花一绽香。”立冬时节，细雨带着寒意洒落，却还未到结霜的时候，庭院前的树叶一半青一半黄，透着几分秋末冬初的独特景致。想到小春时节即将过去，不知何处的梅花会带来冬日的第一缕芬芳。这首诗没有浓烈的情感，却有着对自然细微变化的敏锐感知，对梅花的期盼，让立冬多了几分诗意与浪漫，也让读者在清冷的冬日里，多了一份对美好的期待。

明代的立冬诗，则多了几分羁旅之思与人生感慨。王稚登在《立冬》中写道：“秋风吹尽旧庭柯，黄叶丹枫客里过。一点禅灯半轮月，今宵寒较昨宵多。”秋风吹落了庭院里的枯枝，黄叶与丹枫在他乡的岁月中飘落，夜晚，一盏禅灯相伴，半轮明月高悬，只觉今夜的寒冷比昨夜更甚几分。诗中的立冬，是客居他乡的孤寂，是对故乡的思念，那一点点加深的寒意，不仅是天气的变化，更是诗人内心孤独的写照，读来让人不禁为诗人的羁旅之苦而心生感慨。

从唐到明，历代文人用诗句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立冬图景，有自然的萧瑟与生机，有生活的温情与闲适，也有对人生的感慨与情思。这些诗句，就像一把把钥匙，打开了立冬的万千风情，让我们得以在古诗词的世界里，细细品味立冬的独特韵味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第二十六章

郭小玉与冬儿骑着马缓缓前行，郭小玉突然向冬儿问道：“你为何如此关心那个病汉周十兄？”冬儿道：“小姐有所不知，我幼时跟随爹爹流落街头，爹爹当年就如同现在的他。”

郭小玉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随即莞尔一笑道：“放心吧，那人与你爹爹不同。”冬儿愣了一下，自语道：“是呀，他自会比爹爹长命的。”

郭小玉见身边有许多男子在向前奔跑，好奇道：“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，难道前面发生什么大事儿了？冬儿，我们也去瞧瞧。”

郭小玉主仆二人很快来到睢阳城内最繁华的街道处。冬儿指着前方道：“小姐快看，那儿有一座高台，上面站满了人。”

二人来到近前，发现高台是平时唱戏所用的台子，台上站着三四十名头部被黑色棉布罩住的女人，台下围满了男人。台子四周有许多身披盔甲的兵士把守，台上一角端坐着一个锦衣中年男子，中年男子的身前放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摆放了一个斗大的箩筐，身后立着两名凶神恶煞一般的布衣壮汉。

郭小玉发现，不时有男人走上戏台向箩筐中放了银钱后开始挑选女人，选中一个女人后便将她牵到锦衣男子面前，将选中女人的头罩取下。锦衣男子摆手后，男人便将选中的女人带下台去。选中年轻漂亮之人会欣喜若狂，反之选中年老色衰之人则唉声叹气。

郭小玉和冬儿翻身下马，周边男人俱满眼放光地瞧着她们。郭小玉向身前一个青年男子问道：“请问公子，台上是怎么回事？”

青年男子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少女，满面羞红道：“台上的女人都是拜天圣会的女眷，前几日拜天圣会被梁王一举歼灭，这些女人是被捉来卖的。”

冬儿问道：“她们为何都被蒙上了头罩？”男子还未回答，郭小玉就接话道：“她们的价钱定然是一样的，倘若都以真面目示人，那些年老色衰之人有谁会买呢？”

男子赞道：“小姐真是聪明！梁王府的人为了将这些女人多卖些钱便想出了这个法子。”冬儿瞧向戏台，伤心道：“她们真是可怜！”

突然，前面传来一阵喧嚣声，跟着是少女撕心裂肺的哭叫声。郭小玉将缰绳交给冬儿道：“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瞧瞧。”

郭小玉挤到台下，见一个少年男子正与一个老者争抢一个圆脸少女，少女大大的眼睛中满是泪水。台上锦衣人喝道：“将那个不开眼的狂妄小儿，给我狠狠地打！”

“诺！”少年身边的两个兵士答应后，将少年打翻在地。圆脸少女扑倒在少年身边哭求兵士手下留情，兵士哪里肯听，拳脚雨点般落在少年身上。圆脸少女突地转身跪倒在老者的身边，央求道：“我跟你走，求求你让官爷放过乘风吧！”老者道：“你当真跟我走？”

少女哭道：“我跟你走，现在就跟你走。求求你了，不要再让官爷打他了。”

老者向台上满脸堆笑道：“老爷，请官爷高抬贵手，饶了这小儿吧！”

锦衣人问道：“这贱婢愿意随你回去了？”老者连连点头道：“托官爷的福，她愿意同我回去了。”

锦衣人向台下两名兵士道：“算了，放了这个奴才吧。”接着，向四周大声道：“尔等听好了，今日只管买卖，再有胆敢扰乱秩序者定当严惩不贷！”

两名兵士停下手脚，将地上的两锭金子各拾起一锭放入怀中，骂道：“你他妈的快滚蛋，迟了老子打死你。”

少年叫道：“求二位爷将金锭还给我，那是我用来赎水仙的钱。”“去你妈的！谁拿你金锭了，你小子胆敢乱说，老子打死你。”说着一脚踢在少年的面门上，少年的鼻子顿时血流不止。

老者拉着圆脸少女的手向外走去，圆脸少女突地挣开，扑倒在少年的身上道：“乘风，我去了。你我今生无缘，你要好好保重。”

少年哭道：“水仙，你我好不容易得以相见，我怎能放手？”随即翻身跪倒在地向台上锦衣人磕头道：“恳请官爷成全，小的甘愿为官爷做牛做马。”锦衣人怒道：“给我打，照死里打！”

台下两名兵士正恨这少年向他们俩讨要金锭，听了锦衣人的吩咐后立即上前使足力气踢打起来。圆脸少女扑倒在少年的身上，将他紧紧抱住。锦衣人骂道：“光天化日之下，贱人当真不知羞耻，将她一起打了。”两名兵士听后，连同少女一起踢打起来。

老者慌忙顺着木梯跑到台上，拿出一串五铢钱塞到锦衣人的手中道：“恳请官爷放过小老儿的娘子，小老儿感激不尽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：3304315815@qq.com

四十年读懂徐州城

赵作奎

走进徐州这片热土
我用脚丈量着
四十年巨变的岁月沧桑
用心聆听着
千年绵延的文脉

我想用笔在稿田植下诗行
却不写黄楼沉淀的历史厚重
云龙山上晨钟暮鼓的悠扬
也不写户部山、回龙窝的青砖黛瓦
戏马台、龟山汉墓的楚韵汉风
更不写燕子楼的晓风残月
琵琶韵律的悲凉

只写下圆墩的风
吹过云龙湖的烟波浩渺
富国街飘香的市井烟火
只写纵横交错的交通枢纽，地铁
提高了市民出行的质量
更想写古城在淮海大地上
蜕变的宏伟篇章
也更想写林立的楼群
像雄鹰展翅的臂膀
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
飞翔

